

放下世间事 与君同看花

——闲谈周口摄影人的“春季拍花热”

■岳霄



2 月,春寒料峭,草木萌芽,世界似乎还没有从冬眠里醒来,周围很多喜欢摄影的朋友,已经准备好了各式长枪短炮,在周口各处寻觅各色植物,周口公园、文昌植物园、西华黄桥桃园等,早已留下大家迫不及待的身影。3 月,渐暖中草长莺飞,快门声伴着花开的声音,一组组影片呈现,细读来,仿佛空气里弥散着各种花粉的气息,色彩浓郁中淡淡绽放的花卉影像使我感到意外的安慰和温暖。

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菩提。于花而言,常人看花,花即是花,不过是品种颜色的区别。于摄影而言,摄影就是直击要害,有什么就能展示出什么。

大家拍摄的樱花、桃花、玉兰、梨花等花卉,一幅幅看去,在光的投射下花瓣或淡或浓,在景的衬托下花枝或远或近,散发着犹如梦境的质感和幻化气息。为何会呈现这样的画面?其一,在设备技术上,有广角大场景,有长焦背景虚化,有微距局部特写,有多次曝光等表现手法,以及使用的拍摄工具有单反相机、手机等。其二,也是最重要的,这已不是单纯的花卉摄影作品,大家将思想融入了画面,拍花就是拍春,就是拍缤纷的世间美景,也是拍出摄影人的心境。这已是艺术美学的视觉表达。

纵观百年摄影,从单纯的记录到现在的艺术传播与交流,大量具有艺术美学的好作品,美隐藏方寸中,含而不露,历久弥显,已经

完全融入了当代主流艺术世界。

哲学家恩斯特·卡西尔在《人论》中指出:“在某种意义上说,人是在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事物本身。”人生活的种种行为,都是基于本我自身的某种心灵冲动才去做。镜头前既可以深思熟虑,也可以不假思索,只要想拍,按下快门,就得到了一张照片。艺术史学家恩斯特·贡布里希写道:“大多数人希望从画中看到他们希望在现实中看到的东西。这是很自然的偏好。我们天性都喜欢美的东西。”尽管拍摄对象本身并不见得很美,但作者可以创作出美丽的影像。心灵冲动和对美的喜好两者结合,好作品应运而生。

尼采在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中,曾仰对苍天,悠然而语:“你风情万种,隐藏在你的美中,向我走来;无声地向我们诉说,公开你的智慧。”用这句话来看待摄影艺术文化的潜在表达,同样是绝妙的恰当。

花草无语,文人有意,花草折射出人的精神魅力。国人爱花,文人尤甚。翻开中国文学史,陶潜采菊东篱、李白醉卧花丛、杜甫对花溅泪、白居易咏莲吟柳等等,中国无数文人为花卉草木所倾倒。文人之于花的钟情,犹如男人爱美女,是一种秀色可餐的赏玩,充满着阴柔的浪漫、细腻的铺张。特别是诗人眼中,花不只是静默无语的植物,而是一种蓄发情愫的尤物,花有灵魂,在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讲述着它们的故事,展示着它们的存在,就像人一样各有自己的姿态、神情、性格。于是诗人豪

迈或婉约地吟咏出关于花的千古绝唱,李白“碧荷生幽泉”、岑参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,这些精彩的文学作品,使自然的花花草草呈现出特有的情趣和艺术魅力,温暖、润泽着人们的心,甚至成为民俗化的理念。

而周口摄影人,通过相机和花卉对话,借影像来表达对花的喜爱和对人生的参悟,与诗词无异。

观其貌,闻其香,品其心,是拍摄,亦是在花下悟道,许多的困惑,或许就在花间一缕风拂过后,思想便豁然开朗起来。花开一时稍纵即逝永不再来,拍花就像和光阴博弈,珍惜当下,才能把握花开的佳期。生活中,人每每都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,其实,幸福和花开盛放的美景一样,就在你面前。无须多言,晚归时家里的灯光,办公桌上的一杯热茶,朋友间的微笑等等,都有着直抵内心的温暖,只不过有人没有用心发现,或是觉得习惯罢了。特别是这个世间尘事太多,若不是生活辛苦,老子又怎会教导我们“挫其锐,解其纷,和其光,同其尘”。只有放下世间纷扰事,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,心无杂物,去发现身边的美好,才能静心去融于花的世界,融于自己喜欢的一切喜好和生活里。

使然,只盼花期来时,光阴就此停滞,哪怕只是一个黄昏,偷得浮生半日闲。摄影人架上机器,在快门声与花香弥散中拍得酣畅。

而我,则想放下世间事,与君同看花。

小院春风

■刘忠全

春,是迷人的,经过寒冬的人们,是多么渴望春天来临啊!

立春过后,一股暖洋洋的春风,吹进了那个曾经叫人烦恼的居民小院……

“院小名声大,人少矛盾多。”我记得,这是前年秋天,一位区干部在向我介绍平安里居民的情况时讲的话。当时,他摇着头说,这个平安里,住了张、赵、刘、沈、周等十余家,老老小小四十多口人,一年到头,这个小院里骂声不绝,打架不断,不是张家人骂赵家人,就是刘家人打沈家人,今天沈家的衣服少了,明天周家的鸡丢了,终日不得安宁。周围的群众说:平安里不平安,骂声当饭吃,吵架当戏看。

那天,当我怀着将信将疑的心情,推开那平安里的院门,串了三家门后,所见所闻,证实区干部的话是真实的。当时,我感到这个小院里,从人脸、屋宇到空气,都是冷冰冰的。在这样叫人烦恼甚至令人畏惧的环境里,我简直连一分钟也不愿待下去。从第三家的门出去,我头也不回,就大步走出院子。

最近,党中央关于学雷锋和建设社会主

义精神文明的号召,像春风吹进了小院,区委领导做了大量工作,使小院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。还是在那位区干部陪同下,我再次访问了平安里。

到了,“平安里”三个端庄的大字跳入我的眼帘,新油漆的院门,散发着扑鼻的芬芳。院门两侧,贴着一副对子:发扬雷锋精神,改变小院面貌。推开院门,果然生机盎然,院内新栽的两棵迎春花,迎春怒放;涂着半白灰的垂柳,轻柔飘扬;地面干干净净,摆放整整齐齐,家家窗明几净。见有客人来,张家的张大嫂、赵家的赵大伯、刘家的刘奶奶、周家的大小子、沈家的大丫头……都迎出来与我攀谈。十多张不同的面孔,张张露着笑。

“如今,我们平安里,可是平平安安的一家人了,开了家门是一家,关了家门也是一家。”众人七嘴八舌地讲开了。

我听说,人称“懒嫂子”的赵大嫂,如今成了为大伙儿办事的热心人。前不久,隔壁的刘老太太在街上摔了一跤,伤了筋骨,赵大嫂得知后,二话没说,找了个板车,三步并作两步,把刘老太太送到医院。当时,北风呼啸,

阴雨连绵,等赵大嫂把刘老太太送到医院时,她里外的衣服湿透了。

我听说,小院里外出出名的“尖嘴婆”沈二婶,如今成了居民区的调解员,居民发生口角,经她调解都握手言好,这是多新鲜的事!去年腊月二十九,院外的王嫂与丈夫争吵,一气之下,跑回娘家去了。沈二婶知道后,顾不得丈夫有病,骑车十几里路,好说歹说把王嫂劝回来,使他们夫妻俩高高兴兴过了个团圆年。

我还听说,小院里最淘气的张家大小子,现在是学校学雷锋标兵。一次在上学路上,他捡到五百多元钱,如数交给老师……

妇女们叽叽喳喳的絮叨声、孩子们断断续续的插话声、老人们乐呵呵的欢笑声,在我耳边汇成一曲歌颂春风的赞歌。

啊,这给人间带来美好景色的春风,你来得多么及时,又是多么强劲!我相信,在你的吹拂下,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个居民小院,都会像平安里那样,春意融融,春色满院!

春日绝句

■鹿斌

寻春

坡草才看些许芽,野芳未见惯常花。
东风无力吹春雾,任是轻车到海涯?

春鸟

不择斯柯与彼枝,无妨绿少更红迟。
行人道外初春树,乍聚还飞向晚时。

初春

胜看繁春万树花,颍河曲岸柳抽芽。
东风不为俗人至,唯许天孙先著纱。

春行

晓岸风轻烟未消,几番负手过东桥。
只今春色惊诗眼,一抹金黄透柳梢。

一杆木枪

■李雨庭

我曾是一棵老树,
背上结满果实,
披着一身绿衣。

也曾有一个孩子,
经常来找我。
我和他玩耍、嬉戏,
我,很快乐。

后来啊,
孩子长大了,
不愿再和我玩了。
于是他剥下了我的皮,
做成了一杆木枪。

清明

■戚富岗

一行古老的吟诵
是风里的氤氲
这个淅淅沥沥的季节
雨也淅沥 晴也淅沥

循着放学儿童的脚步
在呼吸里装满油菜花的哀婉
亲切的老屋依旧
和老井、老槐树,一起
让一段陈年的记忆反侧辗转
记忆的这头是思念
那头还是思念

思念里油灯下的身影
温暖着一针一线
盼着能常在身边又盼着走得更

远

冷和暖 勤和朴 真和善
一遍一遍的嘱咐一路相伴
是彻心彻肺的疼爱淹没了病痛
是对儿女的期盼遗忘了苦难
一遍遍唤儿的声音
被一群无家可归的蝴蝶,拍打

得

有些凌乱
那位手捧黄土的人
像捧起一段远去的岁月
指缝里流淌着挂牵